

朱竞翔：如果一无所有，还有人跟随，你的追求就有价值

From 临时工 临时杂志 2/13

“先来后到”是《临时》己亥猪年的专访计划。

“先来”重在追寻前辈建筑师真实的思想根源。

“后到”呈现的是后辈建筑师此时的所想所做。

“先来”第一期嘉宾：朱竞翔



少里求多的那些年：省笔水儿、别死机。

临时工：30岁左右在做什么？

朱竟翔：那时候我刚离开东南去了南大，加入刚创立的南大建筑研究所，同时也进行在江苏的独立实践。加入南大初期要处理很多复杂的事，感觉是处于混乱当中。好处是成长比较快，坏处是不得不让家人付出和包容得多一些。那阵子手头也很紧，压力自然是有的，所以就努力找到平衡。后来意识到一点：在A那儿付出的努力，在B那儿才能看到结果，而不是在A处立刻马上能得到回报。越复杂的工作越是要绕一些弯路，才能看明白很久之前的努力在哪儿结出了果子。香港的大学给了我一个教职，它有一定门槛，适应之后再去做其它工作，会发现有一些优势，因为前面做的事够难。年轻时不用想太多，做好自己的事情，后面自然会有一番天地。

临时工：“门槛”似乎是建筑从业者很少有的观念，对你而言具体指什么？

朱竟翔：“门槛”是指通过日积月累，团体渐渐具备的长期优势。学术机构、设计团队都可以通过积累这种资源而形成一定时期内的优势。在我们的实验项目中，设计配合团队、工厂团队等合作方，愿意和我们一起折腾，是因为通过磨练，大家会随着时间增长而变得更强大。就像跑马拉松，刚开始跑得快，最后结果不一定好。大学的好处是时间和精力允许我们保持这种锐度。在自由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没有负担地去探索有意思的事。

临时工：注重高效调配资源的工作方式是否与性格有关？

朱竟翔：可能和家乡、时代都有关，我在江南长大，大家都生活得精打细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很简朴，简朴就意味着少里求多吧。年轻的时候肯定不富裕，刚开始工作兜里就几十块钱。我们从“少”的年代里成长起来。那时候用最老的Autocad版本，一填“hatch”就死机，出图时一支针管笔用不了多久就没水儿。所以就想设计得尽量简洁明了，少画几根线才能省笔水儿，还有没事儿别胡乱加“hatch”。如今常看到自己的一些学生，电脑、软件等装备都要最高级的，没法养成“资源是有限的、会枯竭”的危机意识。



大学时代的同学合影，1989年

临时工：后来为什么选择香港？

朱竟翔：我是在顾大庆教授的引荐下去了香港中文大学。那时候也年轻，32岁，对于没经历过的事很好奇。同行的朋友们都很奇怪：你怎么就不见了？最好的时候走了？开始并没有长期留在香港的打算，只是想着去体验一下，三年合约期满就回来。可是第三年有小孩了，就要开始作长远考虑。多因素权衡还是选择了香港。

临时工：对你来说“产、学、研”总是并行的吗？

朱竟翔：在东南我主要在做实际项目，在南大更多精力放在教学和研究上。香港头三年只做教学，后来汶川地震，才想要做些事，于是又发动了实践。“产、学、研”三件事对我都挺重要，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的侧重不太相同。团队大了，要花好多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协调这些不同事情。

临时工：有自我怀疑过吗？是如何挺过来的？

朱竟翔：没有是不可能的！其实把一件事做下去需要两方面条件：一是创造力不枯竭，二是外部持续对这种创造力有需要与认可。做完第一个项目人会很激动，做完第二个项目就会收敛和成熟，再往后会开始有瓶颈，因为发现开始重复了。这个时候创作者往往会进入一种焦虑：该如何保持创造力的鲜活呢？在大学教书的好处是，没有实际客户和项目的时候我可以做些普适性的专题研究。有了适当的契机，之前的研究成果被重新演绎出来时就会产生丰富的变化。

给年轻人的三件宝：治！熬！闪！

临时工：环境不好或机遇不佳该如何应对？

朱竟翔：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所做的事情来证明自己，而不是靠空想，或其他人制定好的计划。年轻时可能机会少，但往壮年、甚至再往中年走的时候，你一定会获得更多资源。年轻时也可能会遇到不太地道的客户或伙伴。是该把这些人当成榜样去学？还是警戒自己以后不要变成他们呢？当下直接抗拒或反击是一种选择，从时间的角度看他们，会看得更清楚。

临时工：如何与业主相处？

朱竟翔：除了尽职的专业服务之外，还有三样宝：治、熬、闪。先说“治”。最难搞的客户永远是父母吧？哈哈，他们总觉得你还年轻。我二十年前替父母做装修是这样，开始他们总是指手画脚，我也不吭声（毕竟人家是甲方），但后来出了小状况他们才意识到我是对的，该信任我。和甲方相处是一个道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可是他不听，没关系，最后问题出现，他自然会明白，以后他就一定会更信赖你。年轻人气盛，等不到甲方看到后果，总想立刻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治”不了就要等一等，“熬”到他最终认可和相信你。可能你明确遇到的就是坏人，想欺负人，让你白干活不给钱。知道了、认清了，“闪”开就是。早期难免要在这方面吃亏、吃苦，做好心理准备就好。遇到的人多了以后，你的脑海里就有了个“库”，以后遇到类似的人，在“库”里搜索一下过去的经验，大概就会对眼前的人有个初步判断。

临时工：能谈谈建筑师实践中的“累”么？

朱竟翔：大家都有极累的阶段，我也是模糊地挺过来的。建筑师要在团队里扮演统筹的角色，你不动，后面的人不会动。这需要学会组织和发动的技巧。不要把所有事都往自己身上揽，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就像生孩子，生之前可能妈妈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出生了就是全家庭甚至全社会的事情。学会相信别人，学会合作，大家一起分担，会更容易挺过来。



大学时代的同学合影，1990年

临时工：教书时遇到学生对建筑没有兴趣怎么办？

朱竟翔：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去做建筑。如果去问在校同学对于在建筑行业执业有没有信心，估计一半人会犹豫，因为这个学科要求很庞杂。如果知道老师不是只在教怎么盖房子，而是一种思维、决策的方式，那么建筑学的训练其实为学生以后的人生提供了很多选择的可能。不盖大屋盖小楼，不做建筑做产品，不做三维做平面，不一而足……这样就容易释怀了。言辞方面则需要非常小心，学生容易将老师的话语视作权威。而一起做练习、工作则更容易带后辈入行。

临时工：怎么看目前国内年轻建筑师所处的大环境？

朱竟翔：国内的年轻建筑师其实是非常幸福的，和任何一个国家来比，机会和选择是很多的。引发大家焦虑的是两件事：一是怕落后，一定要确定自己是在进步，付出的必须要立刻看到回报，功利心比较重，学会感恩其实是很重要的，让一步，退一步，什么都好了；二是爱比较，看到朋辈机会和资源比自己优越，容易不平衡，一不如意就要怪到这些外在的事情上面。学会接受：我就是一无所有，又怎么样呢？如果这样还有人跟随，那才证明我的追求有价值。

做建筑就是拿大家的钱在地球上为自己的一代人写日记。

临时工：建筑师不自觉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咋回事？

朱竞翔：人都是可以主动选择的嘛。当然可以跳到沙漠里做一滴水，很珍贵，但可能很快就被蒸干了。如果本来就是水，回归大海不是挺好的？！

临时工：预制建筑研究的初衷是什么？

朱竞翔：开始想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如何快速得到高质量的建筑？零四年中国加入世贸，很多事情开始加速。我觉得自己节奏跟不上。明知道盖一个好房子真的是要花时间的，可是需求又在那儿摆着，必须要盖，懵懂地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的矛盾。头一两代的内地企业家是不管研发的，完全是靠规模化和投资来快速建成。有没有其它出路呢？于是很自然就开始研究预制建筑了。过了几年汶川地震，回归实践，才把一直以来研究的预制建筑搬进现实。那个学校只花了60万人民币，我自己和两个学生把所有事都搞定，非常有成就感。

临时工：你说过“空间是慈心而不是雄心”能具体谈谈么？

朱竞翔：我们看到大海、星辰，会有某种共通的感受。作为建筑师，在孕育一个空间的时候，总需要投入感情。如果对它的感情强烈到很多人都能通过创造的空间感受得到，那可能就成了慈心吧。

临时工：近几年的普利兹克奖因为过于“政治正确”而备受争议，你的看法是什么？

朱竞翔：我觉得建筑很复杂，人也很复杂，很多时候不能用简单一句话来对一个人或他所做的事情盖棺定论。很多评判是没有经过时间和多角度的检验的，那它基本就是无效的评判。一个人做了一个东西，你就觉得他只能做这个或者未来只会做这个吗？不一定。欧洲有大量优秀的建筑师不在世界建筑圈的视线里，他们也不会想要整个大招，非拿个大奖不可什么的，这才是正常健康的心态。

临时工：对于如今建筑实践要通过流量来传播的现状有什么感想？

朱竞翔：A做了一个东西，B去看了这个东西，记录了下来再转述给C，最后有多少种可能的解读呢？B是在记录自己的感受？还是在引用A对于创作的陈述？还是想介绍A这个人？如果没把角度搞清楚，一厢情愿地以为一张图片等于一个事实，就很荒诞了。我们现在的传播方式是失真的，充满了误读。很多文章很热闹、很吸引眼球，但是有深度的东西在这样浮躁的氛围下会被掩埋，挖掘不出来。只有当你围绕一个核心转的时候，虽然不知道它的精确位置，但大致方向是对的，你才算相信了一些东西，才有可能逐渐接近真相。

临时工：建筑占据了生活的多少？

朱竞翔：真的很难区分开了吧。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使命。如果只把一件事当成生存手段来完成就没意思。当你觉得这事儿好玩儿，觉得没什么比这个更好玩儿的了，那就是找到自己的使命了吧。我觉得做建筑其实是拿大家的钱在地球上为自己的一代人写日记，多好玩儿！

临时工：工作中的什么事会给你带来幸福感？

朱竞翔：一朵云飘来，里面有水汽，遇到尘埃，水汽凝结，变成水滴，落到枝叶，花绽开了。这个过程里蕴含着无数令人愉悦的变化。在我的工作里，时常都能因为无尽的变化而体验到这种愉悦。

人物介绍

朱竞翔于1988年进入东南大学建筑系学习，其后在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与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建筑系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在东南大学执教，并参与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的创立。2004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目前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全职终身教授，从事设计教学与前沿性建筑研究与应用工作。

朱竞翔曾在江苏有过连续十年的重型建筑的实验性实践，专注于教育医疗类型。他的公共建筑作品曾屡获奖项并参加过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多项建筑展览。2000年作为最年轻的参展建筑师，他和张永和、王澍、刘家琨、张雷、马清运与艾未未等人入选柏林“土木-来自中国的年青建筑学”展览，成为首批在国际舞台亮相的中国独立建筑师。

之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发展了领先设计课程，探索如何通过结构与建造设计来创造空间并提升性能。他也组建了研究团队，专注于研究环保型建筑、新型空间结构、轻质建筑物料以及地方建造传统的整理。

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他领导研究团队先后发明了六种新型的建筑系统，并成功应用在超过十三个内地省份、东南亚与非洲地区的学校、营地乃至商业建筑。由于示范了独特的社会重建与发展新路径，他及团队成为WA中国建筑奖常客。第四届中国建筑传媒奖上朱竞翔收获了技术探索奖，并入围青年探索奖。2012年《华尔街日报》“中国创新人物奖”、2015年香港建造业议会创新奖、2016年台湾远东建筑奖，他亦是得主。2016年朱竞翔教授受邀为第十五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设计了户外作品“斗室”。2018年底，他和团队利用一系列创新技术为深圳市福田区建造了腾挪小学原型“梅丽小学”，引发了行业与大众的广泛回响。



应用轻型建筑系统的第二座抗震小学“四川盐源达祖小学新芽学堂”



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的中国室外馆“斗室”



2018年底完工，刚刚投入使用的深圳“梅丽小学腾挪校舍”

* 照片版权由朱竞翔及元远建筑授权使用。

版权声明

版权归《临时杂志》所有，
如需转载请获得授权。



“非建筑杂志。”